

寶島佛學何去何從

／高明道

人有想法，也會想辦法表達自己腦子裡面的東西，只是往往卻不注意那些主張和傳達方式都帶濃厚的主觀或個人色彩。此一事實，古今中外皆然，因此使得人類的思想跟語言成爲極其錯綜複雜的現象。也正由於這個關係，每當討論問題時，首先得確定主題所指爲何，免得冗長的溝通盡是落入牛頭不對馬嘴的下場。

那麼這邊的「佛學」指什麼？就是照西方學術理念進行，以廣義的佛教文化、歷史爲對象的系統性的研究。這樣限定的理由不是蔑視傳統的學問，而是反映現況——國內在佛學教學方面努力的地方，其方向基本上無不接受西方學術的規範。當然，接受的路線並不單純，這是跟臺灣近代史的種種有關。日本佛學於十九世紀明治維新時代就已經起步，遠早於中國，而寶島有心人士接觸到的佛學，因臺灣的殖民地身分，自是日本的佛學。至於二次世界大戰後的發展，則較爲多元。年青一代去留學的，除了繼續跑日本路線的學者外，新條件下，有些便選美國，更晚還有到歐洲的，等到獲得學位的瓔珞後，返國莊嚴本土的佛學，便以所學回饋教界。當然還有部分學者不採取留學的方式，而在國內正規教育體系下研究佛學，遺憾的是本地的博士帽似乎沒有海外的那一頂那麼燦爛。

這些價值判斷不談，真正重要的問題在於：大家學的到底有沒有待商榷的地方？假如那些佛學概念、知識、方法等都正確無誤的話，寶島就該稱得上佛學樂土。然而仔細地想，便可以發現，狀況沒有那麼簡單。例如影響深遠的日本佛學，其根源在十九世紀末的歐洲佛學，而當時的歐洲佛學可說是印度學跟神學的混血兒。由於歐洲印度學的歷史關係，佛教學者非常注重梵語的研究。巴利語文獻儘管含蓋完整的三藏，遠比佛教的梵語文獻豐富，但在先入爲主的觀念下，研究佛學似乎必須從梵語的學習著手才算正統。這種迷信與不合理的作法，展轉傳到臺灣，雖然已是學術歷史上的化石、恐龍，至今卻多多少少還在影響本地的研究環境。或者對早期歐洲佛學另一源頭的神學來說，當時神學只研究文獻的盲點也毫無考慮的爲新興的佛學所繼承，以致考古等重要學科皆排在佛學大門之外。這個現象可以從歐洲文化史來理解。然而寶島的因緣不同，實無必要心甘情願地學習別人的缺陷，不過到今天爲止，國內的佛學探討絕大部分是單靠典籍的發揮。

美國的佛學跟日本的一樣，淵源於歐洲，不過整個的歷史背景畢竟沒有歐洲那麼悠久，根長得不深，較容易隨著流行的理論轉變。於是女權主義、結構主義之後的「後現代主義」、「東方主義」、理論詮釋學等等，一波一波地衝擊年青的美國佛學，害得部分學者團團轉趕時髦。臺灣的學子也許就有個案沈醉在時潮裡，還以爲所取的是真經，殊不知曇花一現的流行學說很快就過去，只剩下個人獨自講某某主義的方言傳福音。

這不是說在國外學到的都是錯的，但既然知道歐美、日本的佛學隱藏若干盲

點，就不能不正視相關的探討，也應該想辦法根據臺灣的文化條件朝改善、提升的方向努力。目前國內的發展，除了傳統的中國佛教外，西藏佛教與東南亞的上座部佛教都在弘傳，所以佛學研究上，漢文、藏文及巴利語的教學，分量都一樣重要。至於資料跟方法，應以整體的文化——包括外在物質與內在精神兩個層面——為對象，運用文、史、哲乃至其他相關學科的種種方法，著重實質，而不為短暫的成果所蒙蔽。

